

巴山养路工之恋

康平

再次进山，又到大巴山下的麻柳小站。工区的师傅见我，一把把我直拽到他跟前，说：“这回来了，你就写他！”

他是个三十五六岁的壮汉子，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结实、有力，是个干铁路的料儿！

要我写他，我自然要问问他是哪一级先进模范，有什么突出贡献？他憨笑着，直说：“别写我！别写我！我没啥好写的！”

工区的小伙急了，大声说：“你就写他离婚的事，就写这个，有写头！”

原来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十二年前，他还在陕北插队，遇上招工，说是陕南干铁路去。他这个在延安市长大从未见过铁路的陕北娃被好奇心驱使，说什么也要去干铁路。于是，他告别了父母，和他的女朋友——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各奔东西，她招到延安市，他只身来到安康铁路分局紫阳工务段，在大巴山深处的襄渝铁路一个小站上，当了一名养路工。

他被那条一会儿穿山而出，一会儿飞涧而过的神奇的路迷住了。这里的险山峻岭，飞瀑流水，这里的空中车站，地下铁道，这里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显得那么气势不凡。深山小站的生活虽然单调而清苦，同伴中许多人不安心于此，纷纷请求调离。他不，他爱这山、这水、这路。和陕北的黄土高坡比，和清苦的“知青”生活比，他很知足了。他爱这山，这水、这路，十二年了，始终象初恋一般地钟情。

妻子却不住地埋怨：“和你一块去的许多都调回延安了，就不行？”

他笑说：“我已经是巴山人了，往哪儿调？”

妻说：“有去处。”

果然不久，妻在延安市联系好接收单位，寄来商调函给他。他随手将调函装入信封，又给退了回去，写信说：“我发现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已经化入这条铁路了。我这辈子恐怕离不开深山小站了。我的理想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

妻彻底失望了，提出离婚。他同意。办完手续，他第一次陪“妻”走进延安市第一家大饭馆。他深感激地说：“家里的东西就不用分了，都留给你和孩子吧。这几年你一人带孩子，也够苦的了。另外，我再给你一笔钱。”

“妻”问：“哪你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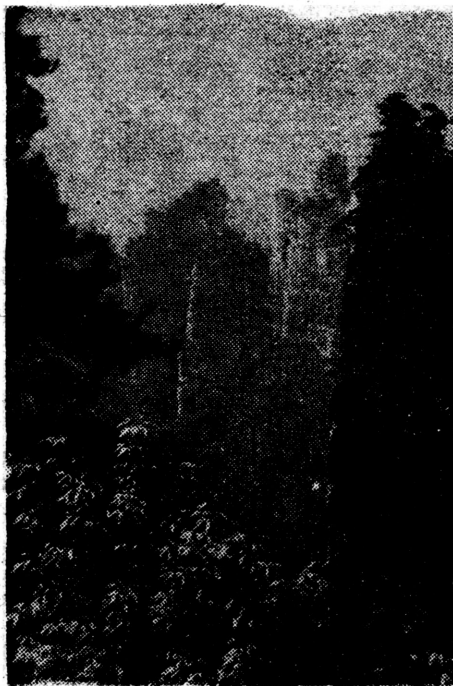
他其实要了，他要的是那条神奇的路。

最后，他悄悄告诉我，他又要结婚了，那个她，和他一样地爱这山、这水、这路！

他，就是紫阳工务段麻柳养路工区领工员张怀亮。

张家界天子山

罗荣心摄



流香溢彩珍珠河

李喜善

如壶口瀑布：一层一园，一园有数百架葡萄珠挂在铁丝架上，红红的、粉的、紫的、青的，一串串、一都都直得你淌口水。这当儿，你隐隐约约可见葡萄园里有蠕动的星点，这是

穿红带绿的姑娘们在地里操劳。笔者曾是“一头沉”种过葡萄，全知道葡萄农的千辛万苦和别人尝不到的甘甜。整地、备秧、测芽、灌水、搭架、拉蔓、打芽子、追肥、留枝、看护等等几十道工序呢！就拿我说吧，记得意林新品种从国外引进秦岭深山的时候，正值秋末冬初。转眼天冷了，得苗心切的一家人，在院子里挖了几个1米多深的土坑，倒上沙，小心翼翼地把枝条埋进去，象窖萝卜一样。过一段时间，还得扒开看看，当心枝条发霉。插条那天，是个腊月三十。本想葡萄种到地里，轻松过个年。谁知二十九日晚，悄悄下了一场大雪。早上起来，院里的雪到腿弯了，天地茫茫一片，雪还在飞舞。枝条已经剪好了，又经一夜水泡，不插进地就要坏。于是，全家

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扒雪、掏窝、放化肥、培土、浇水、插枝、覆盖，个个都成了“白毛女”雪人人，总算赶天黑忙活完了。由于冒雪插条，能不能活谁也没经验，牵挂得年也没过好。但苦中也有乐。中秋前后，葡萄上架了，夜晚防偷要看护。我们带一条黄狗悄悄到地棚里。狗耸耳倾听，烟熏歌唱，“知了”吹牛，摘几颗葡萄咽下去，甜透了心！这时，油然想起洋河镇“美人泉”的传说，不正象偷酒济贫的女神阿美么？是的，种葡萄就是为了酿酒。可谁知道获得国家一枚金牌、两枚银牌的丹凤“传统”“干白”“干红”那沁人肺腑的香里可有农夫的汗湿、泪苦、血咸？难怪农友们说：“再甜的葡萄总有酸的后味；再醉人的葡萄酒总有教人思索的滋味”呢！

最“苦”的日子也最“甜”。下架时要打听酒厂开收的时间，要备大量的条筐，要找汽车、拖拉机。一个晚上下掉几块田，到天明，阿唷，汽车、架子车、挑担从酒厂前门直排出一、二里长，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车鸣人呼，好不壮观！当然，饿饭，受渴是少不了的，但谁心里不醉呢！你想，这又是一条河呵！一条流香溢彩的珍珠河！全县年产一千二百多万斤葡萄，酿出的酒要漂洋过海，这该是什么滋味呢？！当年，女诗人刘古香路经高沟，挥笔写下：“天既有星，星滴珍珠红艳；泉还名郡，坊开琥珀香浓。”假如刘氏能活到现在，从丹凤再走一走呢？……

敬告读者作者

本版自今日起，开辟《人物春秋》专栏。此专栏旨在通过古今人物的一件事情，一个侧面，或其喜怒哀乐，德操作为，来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名人亦可，常人亦可，总希望指出其于世有益的东西来。文章请控制在千字内，生动活泼，当今人物一般要求加盖公章并尽可能附上主人公黑白照片，优望各界惠稿。

——编者

西安文化遗迹和古气候

李怀川

游览古城西安，您可以饱览距今5千年的半坡村仰韶文化，到盛唐的中华文化艺术。秦兵马俑雄伟的军阵，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都使人浮想联翩。

您在游览时，可曾想象过当时气候是什么样儿，是比现在冷，还是暖？我来告诉您，无论是五千年前的半坡时期，还是秦朝和唐代，当时渭河两岸的气候，都比现在温暖而湿润。半坡村仰韶文化时期，气候最为温暖湿润。渭河及黄河流域，遍布沼泽森林，竹林树木茂盛。有水獭、野水牛、大象出没其间。当时这一带和现在的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地区相差无几。推算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3℃，冬季气温高5℃左右。到秦朝和西汉时期，年平均气温仍比现在高1—2℃，冬季高2—3℃。渭河两岸仍有大片的竹林和梅树林，已无大片的沼泽，但湖泊很多，水域广阔。渭河水流量很大，可从凤翔至山西省的侯马市通航5到10丈长的大船。相当于现在的长江两岸的亚热带风光。到了隋唐长安仍有柑橘树，并可结实，也有梅花和竹林。虽无众多湖泊，曲江池、太液池、兴庆池仍是较大

的湖泊。渭河仍可“运粮陵木入京城”。虽不及秦始皇时期温和湿润，但年平均温仍比现在高1℃左右，属亚热带气候。

从五千年到唐代，气候并不是持续温暖的。历史上还有两次寒冷期：公元前1000—850年的西周时期，有150年左右的寒冷期；公元初到公元500年的东汉、三国至晋代，又有500年左右的寒冷期。其寒冷程度，比现在还冷，年平均气温低1℃左右，冬季气温低2—3℃。据史书记载，汉水和长江下游的太湖曾封冻。柑橘树被冻死。这样就知道古都西安的半坡村遗址、秦兵马俑和盛唐文化，是历史上三个不连续的温暖湿润留下的文化遗产。也说明，温暖而湿润的环境使当时的生产发展，文化艺术水平提高。

是怎样知道当时的气候冷暖的呢？说穿了正是这些文化遗迹本身。气候学家们就是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物、史书记载，对照现在的动植物群落分布，还原、推知当时的气候状况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气候变迁的宝贵财富。

天下知重师

单修治

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历来敬重老师，为我们树立了尊师的榜样。

周恩来于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老教育家张伯苓任校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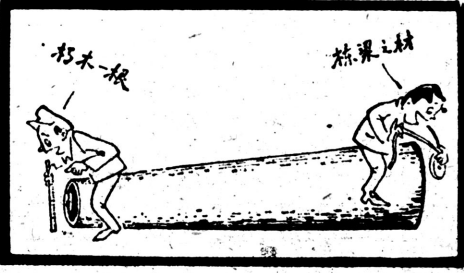
住重庆津南村，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到张的家中探望。1950年，周恩来听傅作义说，张伯苓希望北归，便派飞机从重庆接张伯苓夫妇到北京，住在傅作义家。周恩来急忙看望，后来也常去问候老校长和师母，相谈甚欢。1950年，张伯苓回到天津定居，周恩来嘱天津市负责同志妥为照应。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立即赶到天津张宅吊唁，向老校长遗体默哀，慰问张师母。然后到客厅同校友们见面谈话，说自己很遗憾，没有早点来。周恩来常说，我每次到天津，总是告诉我过去的师友说，感谢南开中学给我的启蒙教育，使我有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受新的知识。

朱德在南开讲武堂的老师李根源，1938年7月从新疆扶病入关，住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园

养病。朱德从临汾前线来到西安，由林伯渠和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陪同到宋家花园前去看望老师。先后去过两次，畅谈抗战形势和解放区情况。1951年6月，朱德接李根源从重庆去北京就医，并在京定居。朱德每年至少前去看望他四、五次。李根源后来以感激的心情赋诗一首：华屋作馆舍，病院选良医；如兹美风仪，天下知重师。

观点不同

胡明亮



铁画，也叫“铁花”，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它是用铁片和铁线锻打焊接成的山水、花鸟画形式，作成挂屏、挂灯。流传于安徽芜湖一带。

相传，铁画已有三百余年历史。据《芜湖县志》记载：“有锤铁为画者，治之使薄且缓折之，以意屈伸，为山水，为竹石，为楼阁，为衰柳，……一如丹青家，而无墨积皱之迹”。据说，创始人汤鹏原是一个铁匠，自幼与画家为邻，时常偷看画家作品。有一次竟遭斥责，从此发愤图强，以砧为砚，以锤代笔，

刊头设计 王洪斌
本版编辑 杨乾坤

